

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

艾 平

“我马背上长大的孙子啊，你这草原上人人夸赞的牧马人啊，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些事？”

我看见月光跳进了老祖母的眼睛，把往事照亮。

在我六岁的那一天，你把我举在马背上，我的腿够不到马镫，你就用红缎子把我捆在马鞍子上。一条蓝色的哈达在我胸前飘，你手牵着马缰绳在前面走。我们从晨雾中出发，走到星星眨眼的地方，一连走了三个屯子，你的腿脚得褪不下靴子。你带我拜见了三个可靠的人。你说的话，我当时不知道有多重，现在每一次想起来，总是忍不住眼泪。

“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叔叔了，请你教给他套马的本领吧！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教给他的好舅舅了，请你教给他养牛的手艺吧！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姑父了，请你教他当一个勇敢的男人吧……”

我一直记得那个早上，我闻到了你锅里喷香的奶茶味，睁了睁眼睛，又闭上。你说，我的小马驹呀，你赶紧给我打个滚儿爬起来。你把我拎出蒙古包，一直带到牛圈里。你两腿夹着奶桶挤牛奶，让我去把半个月大的小牛犊抱过来撞撞奶，你说只要它在母牛的乳房上吮吮几口，母牛的乳汁就会像山泉一样喷出来。

那小牛犊在草原上抻开四条腿跑，就像一条肥壮的大黄狗。我追上它，却拦不住它，我拦住了它，却抱不住

它，我抱住了它，却抱不走它……你脸上的慈祥变成了冰，起身抱起小牛犊，就像抱起一只小狗崽那么轻松。你把小牛犊撒在草原上，让我每天去抓抱，直到我把小牛犊抱到母牛的身底下，你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。我就这样在草原上跟着你度过了又一春又一秋，一头头小牛犊长成了大奶牛，我也练成了臂力强壮的小牧童。

小草在冰壳子下面冒出了嫩绿色的芽，你把羊群交给了我，一遍遍嘱咐我：“遇到事情不要慌。那几头大肚子的母羊要生，你就远远地看着它。如果遇上有难产的母羊，你就慢慢地帮着它。”我有点不耐烦：“我亲爱的老祖母呀，你都说了三遍了，难道你的唠叨是雪花，要从早晨下到黄昏？”

阳光温暖。几头待产的母羊一个冬天都没有闻到新鲜的牧草味了，吃得好久没。我看见一头母羊正在分娩，第一次使劲，没动静，第二次使劲，终于生出来一对小羊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小羊蹄吊在母羊屁股上不往外出了。我按着老祖母教给的办法，用中指和食指顺着产门，夹紧了羊小腿往外拽，果然一头湿漉漉的小羊羔就在我的手里诞生了。我满怀喜悦地把它放在草地上，它很快找到了母亲的奶头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一只母羊生出了一只黑脑袋瓜的小羊羔。

我正想把羊群拢起来来回走，发现一只小个子母羊也有了生产的迹

象。也许是头一次生产，它显得十分惊慌，一个劲儿在原地打转转，就是不知道背风。我帮它转过身体，它还是不生，直到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，它只生出一寸小羊羔的蹄子甲。天色暗下去，羊群仍然散漫地撒在草原上，老鹰出现了，它闻到了母羊生产的血腥味。在羊群边上盘旋着，如果不是看见了我和我的大红马，可能就要动嘴掠食小羊羔了。我的耐心变成了急躁。当我使着劲把小羊羔从小个子母羊的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它异样的叫声。它的子宫被我给拽脱落了，后面耷拉着一团黑乎乎的肉，开始还热的，很快就凉了，还沾上了不少草屑和泥土。

老祖母，当我急吼吼地求助你的时候，你不慌不忙，让我按住那头母羊，自己轻轻地托起母羊的子宫，用温水冲洗干净，一点点送回母羊的腹腔。你又令我提起母羊的后腿，往下顿了几下，最后还在母羊的下腰处系上了一条皮带，然后把母羊放在蒙古包里照看了一夜。第二天，那小个子母羊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样开始吃草了。

老祖母，你两天没有给我一个笑脸，第三天的时候，你一边给我系紧长长的袍子腰带，一边耐心地告诉我，好牧人是会跟草原说话的人，牲畜冷了，你也知道冷；牲畜饿了，你也知道饿；牲畜疼了，你也知道疼……你说牛儿羊儿和我一样，都是草原的孩子。

口放血，嚼点七叶一枝花敷上；而夏枯草，一直是我们夏天当凉茶喝的解暑清火药。

那时候我的父亲还会利用空闲拔一把夏枯草卖给药铺，有时我跟他身后也拔夏枯草赚点零花钱。夏枯草是多年生的草本，株高二三十厘米左右，淡紫色的小茎直立，叶呈卵形，而花则呈长穗状，像一顶紫色的礼帽。它在杂草中容易辨认，扎根浅，手伸进去轻轻一拔，夏枯草就离开了生养它的土坡或水渠。夏枯草拔回来后要清水漂，洗去泥土和细小的沙石，去除杂草，然后趁好天气晒干。这时，一筐一筐的夏枯草失去了春天的葱翠，变得干枯而橙黄。

夏枯草收购最多的是村里的赤脚医生。他平日背一个药箱穿梭于村子里，白天和晚上，只要有人来喊，他不会拒绝，背起药箱就走。他是我至今见过最热心最贫困又简单的医生，也是真正符合传统意义上悬壶二字的人。夏枯草似乎正如同他寡淡的一生，在解除病人的痛楚中慢慢融化了自己。

有一回，我和父亲在他的小诊所卖夏枯草，碰巧来了个病人，她流着冷泪，又怕见到日光。可是这阿婆手头没有钱，赤脚医生告诉她：“回去多吃夏枯草啊。”便写了二味药，一味是夏枯草半两，一味是香附子一两。然后抽开药柜捡了药，在药碾子里呼呼地研成末，嘱咐她一次服一钱，米醋送下。

后来，他碰到了一個血崩不止的妇人，别人用了多种止血药无效。妇人来求诊时面如窗纸，白得不透一丝血色。他本想推辞，但见她的丈夫无助地哀求，儿女真诚的诉说、流泪，心一慈就收治了。他仔细检查了她一遍后，以夏枯草炒炭研末，每次服一两，米汤送下而痊。

这种大病用小方来治的胆魄非赤脚医生一个人的能力，亘古以来，有许多的医生如此处方。有时候，尤其在我卖夏枯草给他的时候，我就缠他讲治病的故事或经历。这时，他指着夏枯草说：“治急性扁桃体炎，可用鲜夏枯草二至三两，水煎服。治扑伤金疮，可用夏枯草捣烂，罾上。治汗斑白点，可用夏枯草煎成浓汁，每天洗患处。”

赤脚医生用夏枯草治病的过程和经历，慢慢在村里口口相传。有些我写到了，有些我没有看到。如果没有一个医生对夏枯草的使用，我们就不会对夏枯草另眼相看，从内心感恩这种治病的草。

有一年，我一个朋友突然口眼歪斜，按西医讲是面神经瘫痪。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院，打了一个月的点滴，最后发出绝望的长嘶：“我真的治不好了！”我听了，找到村里的赤脚医生，他工工整整地写下四味药：“夏枯草一钱，胆南星五分，防风一两，钩藤一钱，水煎。”然后像很多名医一样挺了挺胸膛，说：“以适当的米水酒伴之，临卧时服。”接着叹了口气道：“鲮鱼血外涂患处。”

赤脚医生的方法果然朴素、简约，连我都觉得太原始太古老。只是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，我为朋友天天寻找夏枯草，脚都跑长了，从屋前跑到屋后，从村里跑到村外，从夏天跑到秋天……

夏枯草是一种夏天的草，在它的骨子里有一种夏天的火热和绚烂。



草原阳光

（雕塑）

申红飏

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更多的时间，我和阿尔姗娜都是待在院子里，看着凤霞养的鸡们飞来跑去，又到房间里拉上几泡尿，将凤霞采摘下来的青菜啄上几口，而后便虎虎生威地飞上了栅栏，并将我刚刚洗好的阿尔姗娜的衣服，给弄脏了。阿妈看着心烦，追赶着将它们全都捉到羊圈里去，可是没多久，这些练就了一身本领的鸡们，又飞了出来，只气得阿妈哭笑不得，忍不住骂了起来。阿尔姗娜却是高兴，看阿妈追赶鸡们不小心绊倒来了个嘴啃泥，她还咯咯笑个不停，而且一定让她将她从车里抱出来，跟着一起追赶鸡们。

凤霞一家三口习惯了坐一辆摩托车上一起出门办事，所以即便是去商店买个针头线脑，他们三口也一溜烟一起跑了出去。他们一走，偌大的院子里就剩了我和阿妈、阿尔姗娜三个人，我和阿尔姗娜抬头看天上的喜鹊、燕子飞来飞去，还有蜻蜓蝴蝶也过来凑着热闹，天空蓝得耀眼，好像无限深邃的湖泊一样，让人看着看着便有些晕眩。洋姜和向日葵一起向着天空，将黄色的花朵高高地绽放开来。阿妈忙完了菜园子里的活计，才坐下来歇息，于是三个人一起抬头看天上的云朵，看得久了，阿尔姗娜便打起了哈欠，阿妈笑说：凤霞他们玩他们的，我们也不看家了，走，回屋睡觉去。

尽管我早已熟悉了草原上的一切，可是借了阿尔姗娜的眼睛，我又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陌生。早晨一只蹦到我鞋子里的青蛙，让阿尔姗娜兴奋了好久，甚至见了谁，都要啊啊叫着让人看我的鞋子，好像那只青蛙依然在里面安静地待着。她还喜欢蒲公英，并学了我的样子，掀起小伞们，用力吹着。而在看到蒲公英的小伞们纷纷飘走的时候，她还会跟着跑过去，挥着小手，一直追到看不见为止。我还和她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坐在草原上，就为了倾听奶牛吃

记得那个冬天的雪花好大，像白蝴蝶似的慢慢地落在草丛里，遍野的牧草像金针，插在银色的雪地上。早上一推开包门，我就看到了那只灰色的大母狼。它离我们的蒙古包不到五十米，面向我们趴着，支着脑袋，看到人，好像并不害怕，一动不动。

我急忙翻身上马，摸起套马杆。我的心里有谱，知道一出手就可以套住狼脖子，然后拧紧套子，拖着它，在草原上跑出几里地，它就会变成一堆血淋淋的肉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肩膀被你甩出的放羊鞭击中了，一阵火辣辣的痛。亲爱的老祖母，你不让我去擒拿这只闯入我们家园的狼。

老祖母，我从一个满地爬的孩子长成了跑遍草原的牧马人，没有听你说过一句凶狠的话，没见过你抽牛打马骂羊，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鞭子，我菩萨心肠的老祖母，你这是为什么？

它掬你的马群了吗？它叨你的羔子了吗？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？它阻挡你赛马的道路了吗？

老祖母，你的眼睛是明亮的镜子，夜里能看见云里的星星，白天能抓住马鬃上的风。你告诉我这条狼不是来祸害人的，它肯定是遇到难处了。

细看，那只狼虽然两只眼睛瞪得很大，精神头挺足，可是它吃力的呼吸和凌乱的皮毛，暴露了它的虚弱。牧羊犬冲到了它的跟前，汪汪地叫，试图要赶走这只狼。这狼眼睛里装



住在夏日草原

安 宁

草时，雨点一样沙沙沙的美妙的声音。其间还有蝴蝶或者蜻蜓，围着我们翩翩起舞。一只小羊忠诚地跟在大队奶牛后面，咩咩叫着走回家去。而阿尔姗娜，则挣脱掉我的手，摇摇晃晃地去捕捉蝴蝶和蜻蜓，或者跟了奶牛排队回家。

阿尔姗娜跟朗塔更是亲密无间，她学了查斯娜的样子，去抓朗塔长长的毛发，还一脚跨过朗塔，坐在它的身上。只要不是太疼，朗塔就任由两个小姑娘抓挠它，丝毫不会动怒。倒是有时候它跟着我和阿尔姗娜一起散步，忽然间兴奋了，就从远处飞奔过来，将两个爪子一下子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表达它的亲密，直把抱着阿尔姗娜的我，吓一大跳。一家人都忙，常常忘了喂朗塔饭吃，它从不叫叫着提醒我们，照例瘪着肚子跟我们出去遛弯。只不过遇到大狗朝我们狂吠，它很没出息地躲到了我们屁股后面，好留一点力气，继续跟我们在草原上散步。

每隔几天，就有从海拉尔开来的大卡车，载着一车厢的蔬菜瓜果，围着小镇一圈圈地转着，一边转一边还会跟马戏团的一样，用大喇叭喊着“买菜买菜”。他们卖的菜，当然都避开人家园子里有的，专门卖些诸如西瓜啊桃子啊黄杏啊蒜黄啊胡萝卜啊之类的稀罕物，所以我每次听见了，就抱起阿尔姗娜飞跑出去，拦截那辆卡车。有次一边跑一边喊，那高音大喇叭单顾着朝前赶，愣是没听见我的喊叫，于是害我跟个运动健儿一样，抱

满了紧张和警惕，照旧趴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老祖母你拎着一块羊腿肉，走到离那只狼大约五、六米远的地方，把羊腿肉往狼跟前一扔，就退了回来。

那狼只要站起身走两步，就可以够到那块新鲜的羊腿肉，可是那狼仍然没有动。

草原的夜晚，每一棵草摆动的声音都显得非常清晰。我的心跟着那头狼的呼吸在跳。它为什么不离开？趴在我们门前要干什么？

你在等，我在观察。

“嗥……嗥……”，那条狼终于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叫声，甚至你拴在羊圈前的牧羊犬都没有被惊动。我看见，清冷的月光下，地上有两个影子在颤动，一个是你佝偻的背影，一个是那头狼的身影。突然，我听见狼微弱的叫声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倍：“嗥……嗥……嗥……”，那声音凄厉又高亢，打破了寂静的夜空，幽幽地升起，又渐渐向远方传去。我定神一看，啊？竟是你，我的老祖母，你在帮着那狼大声地叫着！

三对绿色的狼眼睛，像小灯笼那样，越来越近。这是母狼的伙伴听到了它的呼救声，赶来了。那母狼把头低向身旁的草丛，叼起一只小狼崽。接着，每一条狼都叼起一只小狼崽，飞快地离开了。原来，那母狼一直一动不动地卧着，是为了守护身底下刚刚出生的孩子。在人类的威胁面前，它冒死从早晨坚持到夜晚，才敢召唤同伴来救助，可是它太虚弱了，几乎发不出声音了。幸运的是，它遇到了你，我的老祖母，草原万物的母亲，你知道如何帮助它。至于它为何把小狼崽生到了咱们家门前，就成了我猜不出来的谜。

事实证明你说的对，这群狼的家就在周围的草场上。有时候我们会看见雪地上的狼脚印，畜群却不曾被袭击。

我亲爱的老祖母，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。

一次失败的离家出走

路 明

1998年，我初二。有一天，我离家出走了。

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，原因是：我厌倦了当个好孩子。

我对着镜子，忧伤，沮丧，无可奈何。镜子里的自己，长着一张平庸无奇的脸：瘦弱，白净，还戴一副金丝眼镜，标准“小红花少年”的模样。我无数次比划，这里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斜下来，有一条刀疤该多好。

更要命的是，因为成绩好，加上管教严，我一直是“别人家的小孩”——走路中规中矩，放屁细声细气。只是，没人知道，在我内心深处，燃烧着怎样的火焰。

十三岁的少年，两点一线，写不完的作业，却渴望像草莽英雄那样揭竿而起，像江洋大盗那样行走江湖。

那天的早饭是稀饭和白煮蛋。我吃完稀饭，把白煮蛋放进书包里，又从厨房拿了一只冷粽子。然后背上书包，右手插在裤兜里，紧紧攥着两张皱巴巴的钞票，一张五块、一张十块。钱是昨天问爷爷要的，理由是买学习资料。

出门，沿老街一直走，前方有一座石桥，过了桥就是中学。我走过桥边，卖卤豆干的阿婆抬头看了我一眼。带着做贼心虚的快感，快速穿过一片旧街巷，我来到了小镇的尽头。

镇北边是村庄，大地在我眼前徐徐打开。春天，油菜花盛开，三两农人在田里劳作。我走在田埂上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一股悲壮感油然而生。你看，我自由了。我将浪迹天涯，永不回头。像格瓦拉走向丛林，像贝吉塔走向那美克星，像小小的十二月党人走向他的流放地。世界如此辽阔，而我是孤独的。意识到这一点，真是让人又心酸又骄傲。我不由地想起了高尔基的《童年》，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，以及日本动画片《咪咪流浪记》。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来：

落雨不怕
落雪也不怕
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……
接下来的歌词我不好意思唱出来，什么“我的好爸爸”，“我要我要找我爸”，一律用“啦啦啦啦”代替了。

我没去找爸爸，我爸爸来找我了。中午的太阳白晃晃，我坐在田埂上，吃完了白煮蛋，正在剥粽子。我爸骑着自行车，悄无声息地靠近。发现得太晚，逃跑已绝无可能。我爸是高中部老师，对我的动向从来了如指掌。嗯，一定是班主任跟他讲我没去上课，然后卤豆干阿婆泄露了我的行踪。

我爸停了车，倒也不着急。他摸出打火机，半靠半坐在后座上，点了一支烟。抽了几口，他摁掉烟头，说，走。

我要我要找我爸爸
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
我的好爸爸没找到
若你见到他就劝他回家……

我爸推着车走在前边，我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。一路上，谁也不说话。到校门口，他开口了。

我跟老李（我的班主任）打过招呼了，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请半天假。

我说嗯。低着头往大门里走。他叫住了我。

钱交出来。什么？跟你爷爷要的钱。

十五块钱，相当于三十根雪糕，五十个游戏机铜板，一百五十只甩炮，说没就没了。我欲哭无泪。

我爸有点得意，这点小花招，哼哼，还能瞒过我……期中考到年级前三，我就不告诉你妈。

他抽出那张五块扔给我，剩下的十块钱塞进上衣内兜。一甩腿，骑上车走了。